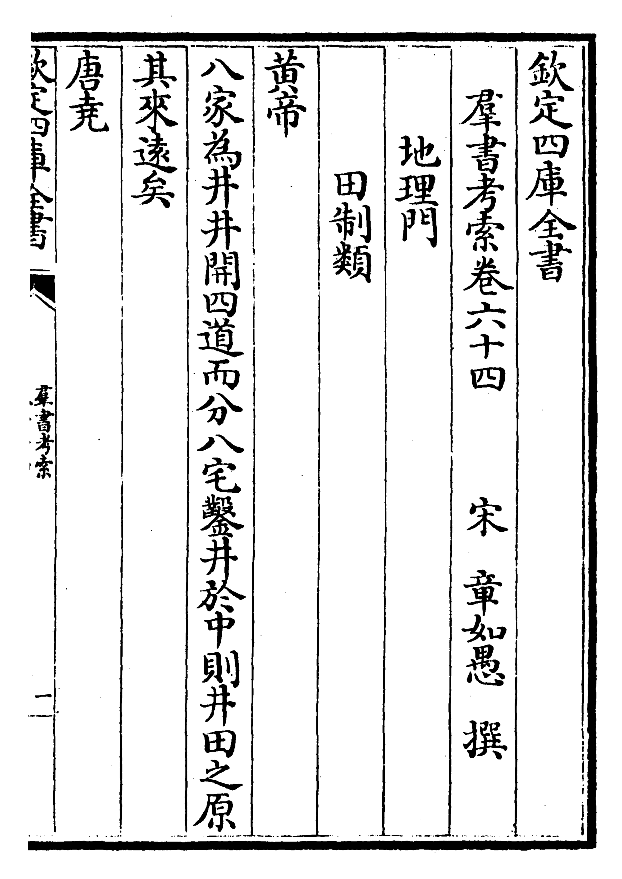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六十四　　宋　章如愚　撰

地理門

田制類

黄帝

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

其來遠矣

唐堯

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别九州

冀州土白壤无塊曰壤　田中中田第五

兖州土黒墳色黒而墳起　田中下田第六

青州土白墳　田上下田第三

徐州土赤埴墳土粘曰埴　田上中田第二

揚州土塗泥地泉濕　田下下田第九

荆州土塗泥　田下中田第八

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壚疏也　田中上田第四

梁州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　田下上田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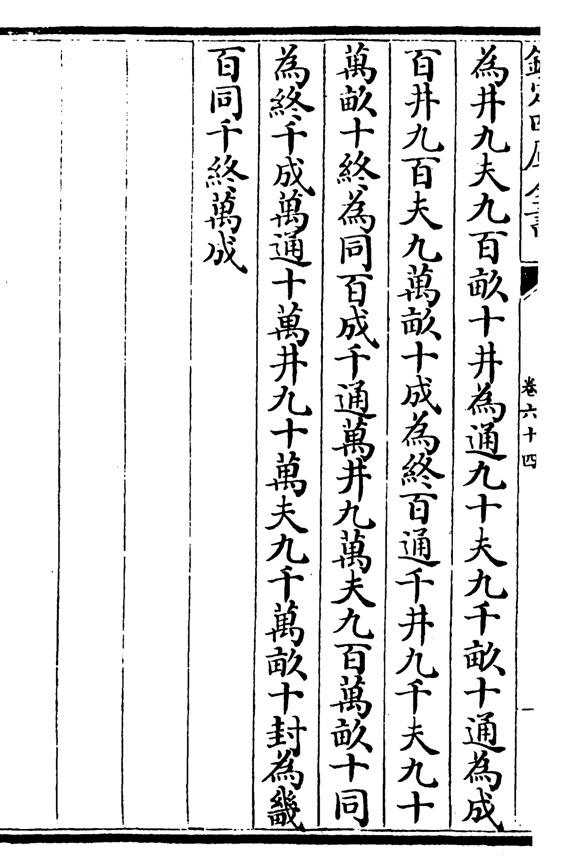
雍州土黄壤　田上上田第一

虞夏殷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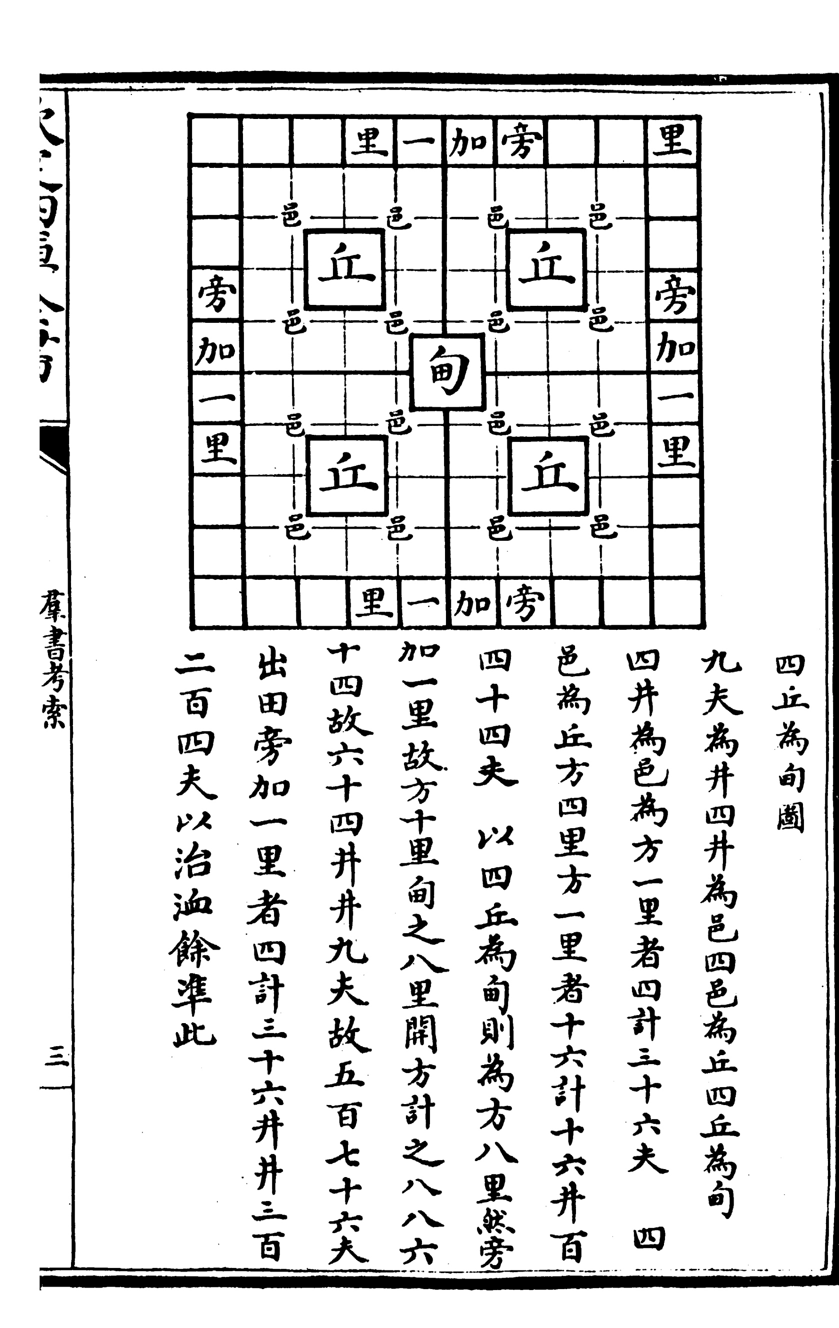
凡一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册不存鄭康成云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古先然矣

周井田之制

六尺為步百步為畝百畝為夫三夫為屋三百畝三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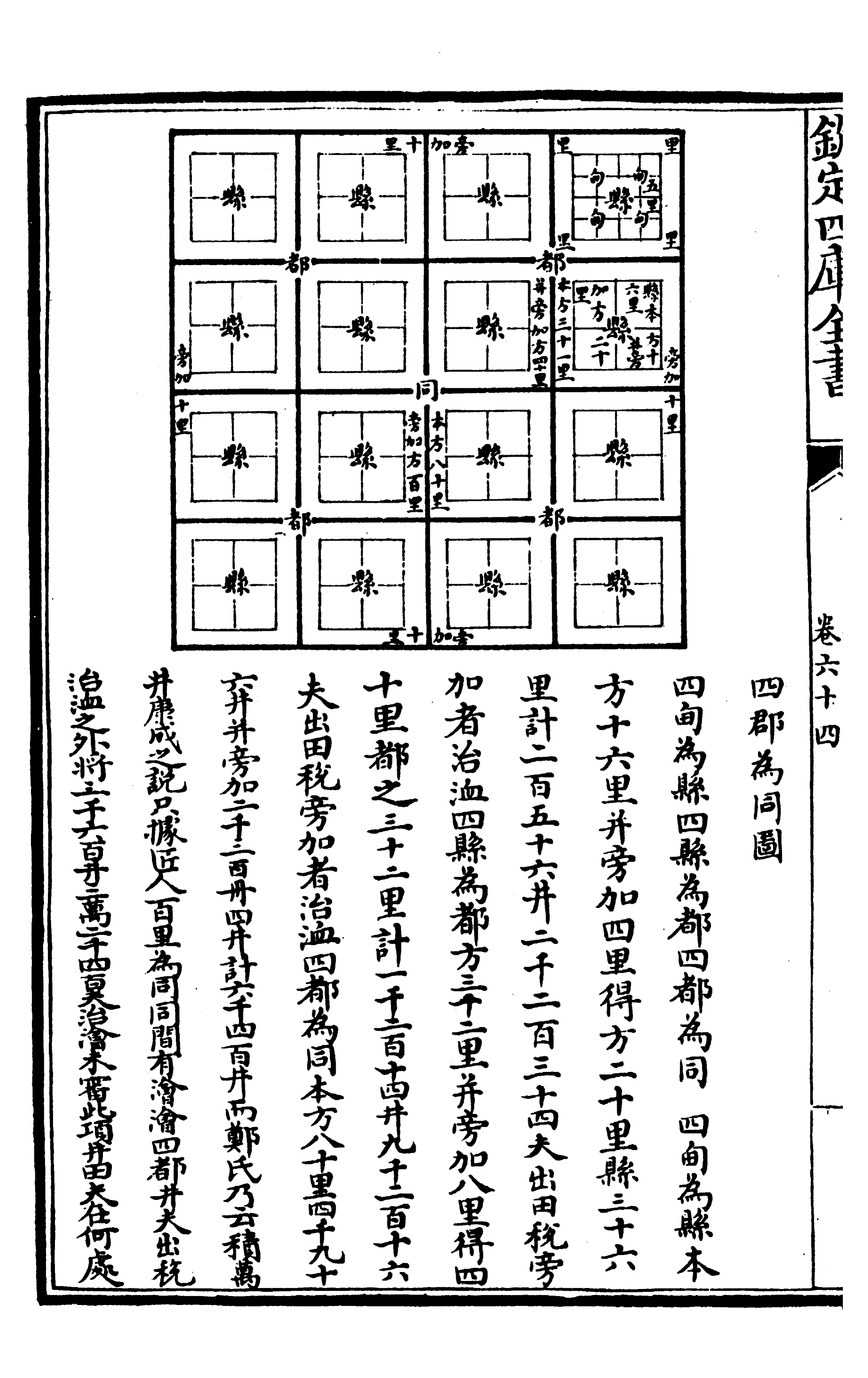
為井九夫九百畝十井為通九十夫九千畝十通為成
百井九百夫九萬畝十成為終百通千井九千夫九十
萬畝十終為同百成千通萬井九萬夫九百萬畝十同
為終千成萬通十萬井九十萬夫九千萬畝十封為畿
百同千終萬成



四丘為甸圖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四井為邑邑為方一里者四計三十六夫　四邑為丘方四里方一里者十六計十六井百四十四夫　以四丘為甸則為方八里然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故六十四井井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出田旁加一里者四計三十六井井三百二百四夫以治洫餘準此



四郡為同圖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為同　四甸為縣本方十六里并旁加四里得方二十里縣三十六里計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二百三十四夫出田稅旁加者治洫四縣為都方三十二里并旁加八里得四十里都之三十二里計一千二百十四井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田稅旁加者治澮四都為同本方八十里四千九十六井并旁加二千二百卅四井計六千四百井而鄭氏乃云積萬井康成之說只據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澮四都井夫出稅洫澮之外將三千六百井二萬二千四百夫洫澮未審此項井田夫在何處

步百夫三屋三井十通十
為畝為屋為井為通為成

縱二十里
横五十里

封 同 終 成 通 井 屋 夫 畝 步

畿

終 終 終 終 終

夫 屋 井 通

縱百步横一百步內名百里

步四方皆一里

縱十里横五里

四方名十里

同方百里

百里 百里

成 成 成終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終十為同圖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十為終終十為同

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

邊為澮

同十為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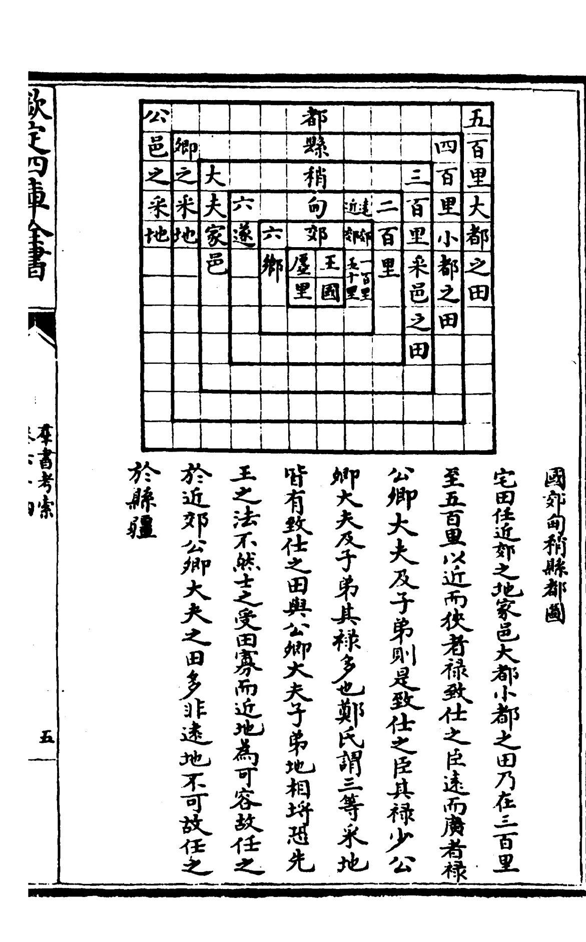
同	同	同
同	封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三百一十六里

封十為畿圖十萬井九十萬夫三分去一除三萬六千井實計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

	封	千里	封	
	封		封	
千里	封	畿	封	千里
	封		封	
	封	千里	封	



國郊甸稍縣都圖

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大都小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地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士之受田寡而近地為可容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疆

畫野為井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司農注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玄謂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謂之井牧九夫為井田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

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

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

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以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

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

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

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

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

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

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地事謂農牧虞衡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傜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

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或曰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賈公彦曰齊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又附於穰苴　賈公彦曰井十五通十井之内有九十夫之内而止云三十家者葢宫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唯有三十家使出馬一匹士徒三十家共出三人通十為成

一成之内有九百夫之地宫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下皆倣此大率三十家出一馬一士二徒當以類推

百乘千乘萬乘之別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　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

任民之法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前漢志曰周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農民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亦以口受田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若山林藪澤等地各以肥磽為

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戸八家共一巷春將出民里胥坐於右塾入者必持薪樵冬民既入女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　薛士龍曰班固既有此言而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皆以為然於理則不通何者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為屬公矣何得更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百畝自治

之也若家得百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謂八家皆私百畝此俗儒之謬　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則中食七人其次六人下地家五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蓋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安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

无歉此富而庶之術

任田任地之法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二以上上所強也孟子曰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鄭康成以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都地周禮亦曰五百里為都　載師職曰以㕓里任國中之地遂人分田里夫一㕓是也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致仕者受士田仕者即受圭田賈田賈人所受任近郊之地以官田庶人在官者受賞

田賞賜之田牛田牧田牧人所受任遠郊之地去國五十里為近郊一百里為遠郊置六鄉萬二千五百家自場圃至牧田皆六鄉之外餘地也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置六遂萬六千五百家以為公邑以家邑大夫家邑之田任稍小也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之采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之采地　薛曰王國九里與命疏云方二十里去國五十里曰近郊一百里曰遠郊共四同之地置六鄉去國二百里曰甸十二同之地置六遂餘為

公邑去國三百里曰稍二十同之地其中五十里之國六十三為大夫家邑餘為公邑去國四百里曰縣二十八同之地其中七十里之國二十一為卿之采地餘為公邑去國五百里曰都三十六同之地其中百里之國九為公之采地餘為公邑出租稅納王由此觀之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立於此也蓋公邑甸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甸至縣使大夫治之都使下士治之　遂人治野分為九等上上田百

畝旡萊上下田萊二十五畝上中田萊五十畝此舉上地之上也中上萊七十五畝中中萊百畝中下萊百二十五畝此舉中地之中也下上萊百五十畝下中萊百七十五畝下下萊二百畝此舉下地之下也若夫司徒造都鄙不易家百畝舉上上也一易家二百畝舉中中也再易家三百畝舉下下也亦以九等為率葢大司徒與遂人其法一同皆以二十五畝振之曰旡可疑者而說者自見其同異耳唐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

事也於鄉言所食者地利也於遂言地田萊者地力也都鄙以政為主故以地事言之鄉以人為主故以地利言之遂以地為主故以地力言之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為異於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禮書

鄉遂異同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賔六鄉也遂人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六遂也　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一百五十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一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揔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人學者固疑財不足以祿之葢王圻受天下之財貢六鄉六遂乃軍之所在而邦家之本係

焉是雖禄養之繁先王不以為費也遂官各降鄉一等故鄉大夫卿而遂則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則下大夫其官亦降焉故州謂之長而縣與黨同謂之正黨謂之正而鄙與族同謂之師以至在鄉者謂之民則以禮義為之主故鄉大夫待之以教法在遂者謂之甿則以事功為之主故遂大夫齊之以政令自相保至相賓鄉遂皆然而遂獨不言者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故也

鄉學加遂一等故謂之庠庠者養也所以養人材遂學

降鄉一等故謂之序序者射也所以攷藝事凡此鄉遂之辨也夫鄉遂雖有内外之别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相賔不異於鄉鄉之相糾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既以五家為比為鄰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伍為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而又十家為聯以聯其居十人為聯以聯其事鄉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有同心而無離德

也管仲相齊使居則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十里為連十連為鄉出則五人為伍十人為戎十戎為卒十卒為旅葢倣先王之遺制也禮書　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諸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書曰魯人三郊三遂魯大國也故三郊三遂大宗伯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賦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　按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而繼之以比閭族黨州鄉者則是比閭族

黨之法通行于邦國都鄙可知矣不獨六鄉也只看軍法便可知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便是王賦所供者如軍行師從鄉行旅從二千五百人為師校之五黨為州相似五百人為旅校之五族為黨相似此見是法通行於邦國都鄙之閭可知矣

制鄉之法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

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受田於鄉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而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鄉之教令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正月

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各以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二千五百家為州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五百家為黨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百家為族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　閭胥各掌其閭之政令二十五家為

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其法閭書其敬敏任卹者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制遂之法遂人掌邦之野注曰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此管反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注曰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内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示相變爾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受田於遂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付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植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各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所以饒遠也

遂之教令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五縣為遂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鋤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以土均平政注變民言甿異内外也甿猶懵懵然无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為征遂師各掌其遂

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今年所可耕者周知其數而任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教稼穡以稽其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縣正掌其縣之政令五鄙為縣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五酇為鄙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酇長各掌

其酇之政令四里為酇以時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趣其耕耨稽其女工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趣其耕耨行其秩敘注二耜為耦兩人相助耦而耕　鄰長五家為鄰掌相糾相受

不妨農時夏官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蒲末反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因以蒐田　左傳曰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
不廢農力記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勸之使耕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
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驅之使耕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
政令凡任地國宅无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
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无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无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收其賦閭師凡无職事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樹者无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貸歛以時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注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无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閒音閑

而用之以質劑致民

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注以質劑致民棨入税者名會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而音若積子賜反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遷徙有法地官比長五家為比鄉老之屬各掌其比之治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于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无罪惡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注謂出

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若无授无節則唯圜土內之注鄉中无授出鄉无節過所則呵問係之圜土考辟之也呵呼何反　鄰長五家為鄰遂人之屬掌相糾相受從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无征役以地之嫩惡為之等注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者也使无征役復之也以地嫩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授以下地

緩急相親閭族師以邦比之法率四閭之吏以時屬民

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竒衺則相及

有𣱬相濟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賔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

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褐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之相共則民无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鄰長遂人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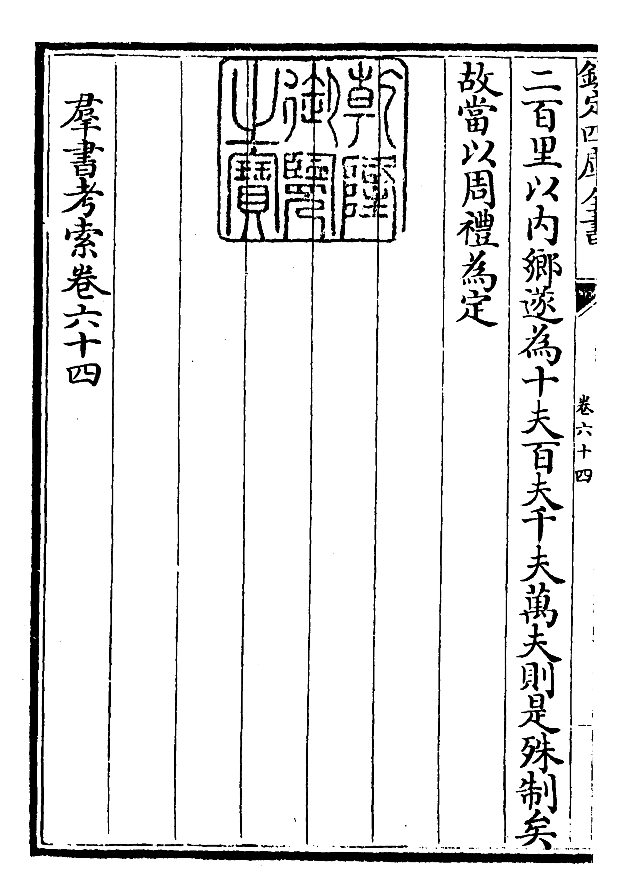
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長短使相補助

諸儒言井田不同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别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别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從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无藝故畿内用夏貢法邦國用商助法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无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无助以明

鄉遂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可授之田而不為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比鄉遂井田之事鄭氏以鄉遂无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

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也薛李泰伯曰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乎當以周禮為定司馬法有步晦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為屋爾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无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

二百里以内鄉遂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故當以周禮為定



羣書考索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楊鸞

群書考索卷六十五

宋 章如愚 撰

地理門

田制類

宣公履畝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

滕文公問井地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對曰經界不正則井地不均井地不均則穀禄不平於是請野九

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魏文侯教民力田李悝為魏文侯盡地力之教而田是富

秦孝公廢井田孝公用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

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務本

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

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用商

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能以務本

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无度庶人之

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粕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漢因秦制高祖因秦之制无復古法建都之初召天下名族與之關中田宅蕭何為相請苑為民田而下獄文帝開籍田文帝因仍除租勸農之詔无歲无之然豪強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輸豪強大半之賦官惠擾於三代豪強酷於亡秦不正其本而除田租適以資富強也　孝文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趍末賈

誼勸上毆人歸農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晁錯曰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

景帝從民寬地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孳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

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植可得衣食物

武帝限田代田仲舒説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輙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

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以人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

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昭帝流民墾田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

宣帝以公田假流民孝宣帝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

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假民田地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

及苑可省者振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

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

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

小罪徵召證按輿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勑之

成帝時兼并者多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田四百餘頃它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

哀帝限名田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

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内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内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巳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平帝定墾田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葢紀漢盛時之數

王莽更名王田王莽簒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足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无道廢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无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

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无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
非井田聖制无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
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
大夫至于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
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
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
夏訖今海内未厭其獘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絶跡雖
堯舜復生而无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許買

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

光武檢覈墾田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順帝定墾田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兩漢揔論漢高帝以來不過十五稅一其後稍稍變更迨惠帝乃復其故文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自是三十

稅一武帝雖頗出地賦以給用度而獨田租無所增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其後仲長統論曰今不循古法規為輕賦一方有警將如之何二十稅一其名曰貊況三十稅一乎以是而推當是文景之法世祖中興之後復舉而行終漢之衰无復改名晉武帝占田之制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察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

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郎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无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

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為差降

宋武帝定山湖之禁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恆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

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恆熂爈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常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

之科從之

宋武帝墾起湖田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從无貲之家於餘姚鄮鄞三縣墾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无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无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无晚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

宋文帝均田之制九年下詔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役則還田奴婢牛隨有无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

畆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桒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桒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桒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无受无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别給麻田十畆婦人五畆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无受田者年十五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

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減分無桑之鄉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无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

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倣此為法諸遠流配謫无子孫及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臣之官各隨廨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别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北齊給授田令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

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考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无遺利人无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

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内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戸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畒婦人四十畒奴婢依良人

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株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後周創六官均田里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成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永業露田職分田公廨田墾田之制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

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就寛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畒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

唐口田分業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畒百畒為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畒口分田八十畒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畒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畒先永

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
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
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
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
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
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
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
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

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勲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受之限即子

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死主荒地充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頋於寛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内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内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

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縣界内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寛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寛鄉遥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縣郡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

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内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應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

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别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内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内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

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馬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輙賣買財没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没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

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无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隷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无田者聽隔縣受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州府縣監

折衝府鎮戍關津岳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愿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内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无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

十二頃十三畝

周世宗均田五代周世宗嘗夜讀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本朝田制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於取民藝祖悉皆蠲止其間或有未均隨事敷誥罷廣南受租之大斗開寶四年之詔也輕西川之折估則開寶六年之詔也其他如勸課農桑蠲租減賦募民墾田與夫命官

行均田諸道戒飭諸州物非土宜不得折配而又崇儉以化俗省費以養民斯民新脫干戈之苦而獲沾王者至仁之化雖一時田制未能盡如古者然民安隴畝得以養生送死則熙熙乎泰和成周之治也列聖嗣守此意不替百年之間海內富庶　太祖建隆初分命常參官往諸道均田　太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爲天下者違井田則貧富不均朕深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

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　祥符六年侍御史張廓言天下曠土甚多請遣使括責真宗曰此事未可遽行今天下豪富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家地薄賦重須漸次改定　方仁宗之在御始詔三司定奪臣僚莊田頃畝之數以抑兼并又詔流民能耕廢田者三年而後賦又詔州縣長吏能招流亡而墾田者計畝而議賞聖意蓋可想蓋自王安石創立新法元老大臣爭之而不得一時老成重厚之人皆不為之用則不免激而用新進果

銳之士用散青苗也講淤田也行募役也結保甲也頒方田也農民自是无安靖之日矣然觀熈寧中詔應諸州有以稅米令民折納見錢者官吏皆抵罪而漕臣亦得奪官神宗愛民之意本自若此而安石激於一時言者之論益堅其意而有失神宗之初心呂惠卿之徒乘間竊出掊尅苛細利析秋毫往往亦非安石意然則安石得罪於神宗而惠卿之徒又得罪於安石者也　徽宗宣和中下方田令　高宗紹興元年三月詔諸路閒

田甚多令守令各以所宜措畫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行經界法

諸儒論古今田制荀悅論限田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輕矣然豪富強人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孝武時董仲舒言宜限人名田至哀帝乃限人名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行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

苟可為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時人衆希少立之易矣

陸贄論限田古者一夫受田不過百畝欲使人不廢田業无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服勞終歲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私家收租一碩官取一私取十宜為占田條限此安富恤貧之善經也

崔寔言墾田政論曰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今宜復遵故事司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寛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牛僧孺論均田昔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疎而未可行今版籍不備還徙无制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專其業於是編戸逸為游惰良田併於豪家誠能詔天下官吏隨人所在皆備貢籍來者根

其所從去者審其方向居者詳其業疾者籌其數時頁籍於縣歲頁籍於州州與縣相聞然後頒限田之科重兼幷之律使公侯卿士方伯連帥下及于豪商大賈不得廣併吞以專厚利若然則均田之事寓其間矣

營田屯田

募民以耕謂營田部兵以耕謂屯田自漢武經營西振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而屯田之名立至昭帝始元中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將吏屯田于張掖宣帝神爵中遣

趙充國擊先零𦣞罷騎留屯大獲地利遂平先零魏武以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衆祗募百姓屯田于許下得穀百萬斛蜀諸葛亮雜耕渭濵軍无私馬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欲廣田役乃使鄧艾屯田壽春　晉羊祜守襄陽減戍邏以墾田八百頃　東晉應詹請令東吳流民耕江西曠田　穆帝時荀羨屯田東陽　後魏文帝籍郡縣戶十分之一以為屯田　北齊沿邊營置屯田　隋文帝以邊上轉輸勞弊長城以北令趙仲卿大

興屯田

唐開元中令諸屯隸司農二十頃為一屯隸州鎮者五十頃為一屯天寶八年天下屯凡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自唐末中原宿兵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又募高貲使輸課佃之戶部置官領之周太祖時張凝請罷戶部營田務從之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器並賜見田者為永業悉除牛課葢牛死而租不除民以為苦故有是令

本朝諸路惟襄定唐三州有營田務其知州并兼制營田自岐溝闗君子館敗衂之後農夫失業於是以陳恕為河北轉運兼西路招置營田樊知古為河東轉運兼東路招置營田此端拱二年也景德二年詔沿邉州軍長吏兼制置營田天聖四年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令召无産業人請佃每畝輸稅五分轉運使奏襄州務自興置以來至天聖三年所得課則比較支鹽官耕共軍員所受及死損官并諸色費用之外計侵用官錢四萬餘

唐州務計侵用官錢萬四千慶歴中詔以陝西用兵軍儲未備陝西宜置營田務又令逐路都稅官司經營田以助邊計初天聖中詔流民耕廢田又詔長吏安輯流亡及墾闢荒田計畆又慶歴中歐陽公謂沿邊閑田人欲請佃者聽之司馬公請募民耕麟州田

群書考索卷六十五

羣書考索卷六十六　　宋　章如愚　撰

地理門

水利類

禹分渠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羡溢害中國尤甚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釃分也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

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前漢志

周溝洫之法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曰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　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邱方四里四邱為甸甸之言乗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

方十里為一成積其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　四甸為縣方二十四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

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　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　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賈正義曰鄭知遂澮溝洫

然者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廣深亦與井田溝洫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之法而言之也鄭知徑容牛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而差之凡道皆三涂川上之涂則容三軌道容二軌軌皆八尺其畛宜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容牛馬及人之步而不容車軌也　賈正義曰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此解經萬夫有澮之義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揔而言之則萬夫矣又

十洫於南畔為横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无丈尺之數葢亦倍澮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故百里之閒一川謂大川也　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注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内外遠近其溝洫固无異制則遂人匠人所掌其制一也説者言遂人十夫有溝而為溝洫之法匠人言九夫為井井閒有溝則為井田之法誤矣遂從溝横遂水注溝地勢當如此説者謂遂人其

遂從匠人其遂横則亦誤矣　小司徒九夫為井田可知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以同舉

澮亦其大畧云爾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其溝洫固不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也其制一也　井田之法自説溝洫者不通故曰采地之制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洫紛紛異議於是始失而不知周時皆用井田凡曰田者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同井謂鄉遂用溝洫非也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則是邦國亦用徹法後世拘九夫為井以為造都鄙之説則是井

田之法獨都鄙為然故云鄉遂公邑用溝洫之法不知周禮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固不一也陳采邑有賦而无貢邦國有貢而无賦周官太宰之職九賦有甸稍縣都而九貢云邦國之用是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古犬反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曰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以匠人攷之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茲不易之制也一說謂方里之內二溝十里之外九洫百里之內九澮一說

謂一同之地直達而為遂者九萬相溝而為溝者九千洫而為洫以百計之九矣澮而為澮以千計之九矣匠人之制豈其然乎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凡溝逆地防音勒謂脉理也謂之不行水屬讀為注不理孫音遜順也謂之不行謂決溢也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注云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梢音蕭凡行奠音亭水磬折以參伍水行欲紆曲也　凡溝必

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猶齧也鄭司農云淫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為厚凡為防廣與崇方等也其閷色界切薄其上也參分去一大防外閷又薄其上厚其下凡任索約縮也大汲引也其板謂之无任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板大引之言板橈也板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

芟作田偃瀦者蓄流水之陂也防瀦旁堤也蕩謂以溝行水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畛音劣也非一道以去水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成周總論天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向溝瀆隨之則東南其畝者亦

其大致如此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畒圖之遂從溝横洫從澮横凡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所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圜而匝焉穎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説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无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无乾旱之患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洫之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稲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

匠人異也考工記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溝者溝末也自溝末言之謂之稍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為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一曲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陂九澤溝洫脈絡布於天下則无適而非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内鄭國鑿涇以注關中李氷壅江以灌蜀地番係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渭邵信臣之

於南陽馬臻之於鏡湖張闓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鉗盧李襲稱之於雷陂史臣書之以為異績之特名主於不足耳　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也溝徑畛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

楚吳蜀水利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閒於吳則通溝三江五湖於齊則

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氷鑿離𡵨音堆岸也避沫水之害沫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

魏水利魏襄王使西門豹為鄴令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以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

秦鑿溉田渠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无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无凶年命曰鄭國渠
漢文帝水利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湔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

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武帝水利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　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

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師古曰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

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

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絶商顔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寛為左内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

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廵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宫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无水灾武帝塞瓠子築宫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非也自戰國

以來地理家所載禹迹多失其真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按禹貢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禹之時淮泗无達江之道也及吴王夫差掘溝通水以與晉會于黄池然後江始有通淮之道而孟子之說是誤認吴王所掘之溝以為禹之舊江矣司馬遷河渠書載禹導河疏二渠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

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是河自龍門而發以至于大陸者皆為一流初非有二渠也自齊桓公填九河之八流以自廣惟以徒駭一河通流至秦之時河決魏郡然後始有二流而子長之論是誤認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之舊河矣地理之說最為近古者莫如孟子史記然且誤認後世之迹以為禹之舊功則夫地理家之所載益可疑也

宣帝水利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

勢皆斜直當也貝邱縣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水利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廬陂累石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廬小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西漢摠論漢治河凡五策隄防以塞水穿渠以分水或

欲復九河韓收或欲決河注湖中齊人延年或言不與水爭地漢用二筞一隄防一穿渠按本志孝文時河決酸棗武帝時河決瓠子成帝時河決館陶後決平原皆築塞之則漢治河之筞大抵出於隄防耳平當曰經无隄防築塞之文賈遜以增提為下筞張戎以隄塞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觀此則專用人力以隄防非至計也按本志武帝塞瓠子河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潘係以穿渠引河宣帝時郭昌更穿直河是將以分殺水勢

也是時馮浚則請開屯氏河孫禁則請開馬篤河平當奏言則欲求能浚川疏河者賈讓中策亦不過多穿漕渠以分水勢是治河之策宜无以易此也若復九河之說決河注湖中之說皆不可行所可行者獨不與水爭地之說耳

後漢章帝水利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内豐給

順帝水利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溉田九十餘頃至今人獲其利

東晉水利東晉張闓為晉陵内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河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

宋水利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荆河刺史治壽陽于時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

般肅循行修理有舊漕引汧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
徑由是遂豐稔
後魏水利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
西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
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
水入北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
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
往崩頹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

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尺絕斷小河二十日功既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

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　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飢餒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

唐太宗水利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

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

高宗永利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澧水渠流梗澀渠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灌溉濟汲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淤泥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入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磑用水泄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

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詳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

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憲宗水利唐韋丹江西隄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築隄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宣帝讀元和實録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曰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没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刻功

穆宗水利長慶初朗州刺史温造開後鄉渠百里溉田

二千頃號右史渠後遷節度河陽復懷州古秦渠枋口
堰以溉田源河內温武陵四縣田五千頃
宋朝水利至道元年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言乞與南
陽陳頴壽春沛郡襄陽水田復邵信臣鄧艾之制詔何
亮等經度之鼎等又言自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
本不務力田是以稟庾无餘糧土地无遺利臣討論典
故備得端倪自陳許定鄧頴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
墾田先賢陳迹具在坊埭廢毀遂成汙萊儻開闢以為

公田灌溉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給官錢市牛及耕具增築防堰每千人人給牛一治田五萬畝畝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七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可以致倉廪充實省江淮漕運開田益墾民益饒足仍慎選官吏兼督其事又引漢邵信臣晉杜預鄧艾等遺跡且言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帝覽奏嘉之詔皇甫遷何亮等按視經度明年遷等言先至鄭渠相視

舊迹按史記鄭渠元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皆畆一鍾白渠引涇水注渭中袤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處共四萬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詢其所由皆云職守之人改修渠堰圻壊舊坊故灌溉之功絶不及古望今增築堰埭云云又鄧陳許潁等七郡官私閑田共二十二萬餘頃並是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墾闢之地欲望於舊坊未壊可以疏引水利

處先耕二萬餘項漸興置之詔從其請令自鄧州始募民耕墾免其稅　嘉祐五年三司使包拯言京西多閑田而唐州治四縣其田之入草莽者十八九雖簡其賦役而民多流亡不能以還業知州趙寛興復召信臣渠并境内之陂堰下溉民田數萬頃荒瘠之地變為沃壤今非獨流民自歸又有淮湖之民至者萬餘戶請留再任從之　治平四年京西南路安撫使郭中錫言知唐州高賦在任興建水利墾闢荒田民獲安業詔賦再任

如更能興置水利開廣閑田當議陞陟

古今水利總論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吾有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畎澮其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達不可使一國之壅閼則一也成周之盡力於溝洫西漢之用功於河渠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无壅塞之憂此周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之利歟且成周匠人

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捐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禮冬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小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論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

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竒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者凡幾人也地官小司徒注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地賦斂之入而棄以為无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於公上者不能毫髪而所以福斯民而澤天下者无窮巳也自經界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无可考以九河之地猶失其八攴而莫得其迹東坡辨九河云以漢許商之

言弦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其八支併歸徒駭也則細而溝洫之屬可知矣天下所謂有才之士始出而以私智經營雖其利澤不博未及古人徧利天下之意不猶愈於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遺无窮之害哉自春秋戰國湮其源西漢道其流而河渠之水利詳矣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文翁穿湔口蜀以富饒史記鑿漳水於

魏者鄴旁有稻粱之詠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導涇水於秦者谷口有禾黍之謠班固西都賦又前溝洫志自秦用鄭國鑿涇水為渠名鄭國渠至武帝中大夫白公復奏穿引涇水一起谷口以溝池陽賜名曰白渠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在後且灌且溉長我

禾黍云云　此見於春秋戰國之時也自漢以來講明尤
備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流瓜分原隰碁
布歷歷可見矣嚴熊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注見前倪
寬穿六輔渠於左內史之治武帝元鼎間倪寬為左內
史奏請穿六輔渠　白公引涇水於池陽之區見上決渠
降雨荷插成雲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豈非京師之利乎
西都賦　其他郡縣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汝南九
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諸郡則皆引河及川谷以溉

田溝洫之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陂山通道在在相望豈非諸郡之利乎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桑洪羊奏故輪臺以東枝渠黎皆欲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溫和田美可廣通溝渠種五穀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所趙充國屯田奏云顧留萬二

千人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今鮮水左右是雖極邊之地水道源流无不加意又豈非邊地之利乎西漢之君不計地利之廣狹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漢人得享溉灌之利也然周漢之所以得水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盡心於溝洫河渠之間是故周官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導之功也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止水蓄水之令則

領之稻人俾專儲蓄之利也地官稻人以儲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夫惟浚之於其始積之於其終又安有旱澇之患哉漢之京師則少府揔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池監百官表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其屬有上林上池監有都水長丞有都水見上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百官表水衡都尉水司空長丞屬焉有都水前百官表　常注如淳曰都水治渠隄水門又按太常少府水衡置有都水長

丞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巴陵之渠 並百官表 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淮浦官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夫惟既任於其內又分於其外又安有壅閼之憂哉 地理志九江郡有陂官湖官南海郡中有淮浦官南郡江夏郡有雲夢官 國朝惠養元元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 本朝官制都水監屬三司員无常職興役則差 諸路則有提舉 淳熙七年臣僚乞委提舉常平築陂塘修堰門瀦水為備 州有倅貳邑有丞佐 淳熙七

年又臣僚劄子乞委諸路常平司籍定所隷郡縣公私陂塘川澤之數專責縣丞因民暇日勸率疏導聖旨依令專督責縣丞於農隙日浚治疏導廣行儲蓄而又郡有守邑有令皆得以行其浚導儲蓄之利故修蕭何之故堰則若許景山而廢壞之地復蒙大利真宗朝知興元府許景山嘗修漢蕭何所為故堰顧其屬曰鄧侯方定天下乃暇為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憚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正鄭公在前白公

起後之意也見上修召信臣之舊渠則若趙尚寛而荒瘠之場變為沃壤仁宗朝有唐州太守趙尚寛者復修召信臣渠與境内陂堰向為荒瘠之地變為沃壤三司使包拯上其事上嘉其能命留再任且有旌擢之諭正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意也後漢杜詩復修召信臣南陽渠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築海隄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正范仲淹監西溪為建白於朝請築海隄於通泰海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文正

為興化令專掌役事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旣成民享其利興化以范為姓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聲則如劉彝安定胡先生有治道齋如治兵水利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後累為政皆興水利得人如是則其計可勝計耶今日聞有論水利之事矣而不蒙其利聞有任水利之官矣而不行其勞太湖藪陂澤水之所瀦而河渠畎遂水之所泄豪民墾之以獲豐殖之資官司仰之以享租輸之多及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為創

置之良田曩之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是固不可以悉舉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為田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言者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日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於悠

悠之事則何患予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舉也亦未易輕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者不足任上糜帑庫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間有指鄰國以為壑說禹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謬耳不然閩之苕溪入太湖東坡何託此以諷熙寧興水利者哉東坡請謫王安石興水利

自史起溉鄴田鄭國鑿涇水漢興文翁穿煎洩口鄭當時引渭莊熊引洛自是後王景理芍陂馬臻築鑑

湖至晉初杜預疏荆究之水宗人引淠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築句城皆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澮之法潛而赴時務功此不可不望也伏願我國家頒行古制分命有司每一歲三月舉行其政委之州牧伯於縣宰通陂湖通溝洫旱暵作厲則引而灌之雨害淤滅則決而注之令民自便不禁其時然後復三老之官以勸耕稼置常平之食以禦災變上資邦計下慰民望夫倉廩既足民犯重法則仁義之化可以

階漸矣夏英公文

羣書考索卷六十六